行朝錄

序行朝錄

唐末黃巢逼潼關士子應舉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時文之士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盪爲冷風埜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三十載

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荐填海錄不出世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夫左副都御史餘姚黃宗羲梨洲氏書

行朝錄目次

卷一　隆武紀年
卷二　紹武之立
卷三　魯王監國上
卷四　魯王監國下
卷五　永歷紀年
卷六　章貢失事
卷七　舟山興廢
卷八　日本乞師
卷九　四明山寨

卷十　沙氏亂滇
卷十一　賜姓始末
卷十二附　江右紀變

行朝錄卷之一

隆武紀年

思文皇帝（又稱昭宗襄皇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父義封於河南南陽府以唐藩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于嬖妾因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氣不挫年二十八尚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帝請名立爲世孫王薨

崇禎五年壬申帝年三十一襲王位選妃曾氏諸生文
彥女
七年甲戌流寇披猖南陽當其衝顧其城庳薄帝捐千
金脩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爲言毅宗怒逮振
豪置理帝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
以陳永福充之不許
八年乙亥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冬
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
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還毅宗報之曰南陽番直班
軍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行宗室换授之法

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制援據經傳皆有源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於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爲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繁多廷臣交惡而意忌之

九年丙子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玠議廢爲庶人

安置鳳陽高墻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得撳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曾妃劉股以進始愈有司廪祿不時資用乏絶時有望氣者以高墻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假賑罪宗入墻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聽以私財且請吏之無狀者石應詔伏法

十七年甲申五月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墻或云赦出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

元年乙酉帝勸潞王監國三月潞王出降時靖虜伯鄭

鴻逵自京口户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于杭遂
奉帝入閩
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
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爲福
京福州府爲天興府布政司爲行在大明門立妃曾
氏爲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
元年
遙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稱宗恩
進封靖虜伯鄭鴻逵爲靖虜侯南安伯鄭芝龍爲平虜
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

道周爲少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
禮部右侍郎張肯堂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吳春枝兵
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
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賜鄭森子芝龍姓朱賜
名成功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
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
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
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懲正供每府差侍郎科
道徵發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兼御史督

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爲不義于是閭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八十萬上不聽

署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甡高鴻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疇陳子壯皆爲大學士然多遥授不至者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已而還延邵武爲諫官所刻而罷

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

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龍怏怏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飭督學御史抶之

劾鄭芝龍鴻逵自恃援立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上前如吏科給事中宋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門下夷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臺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扇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二鄭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

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截其
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贛州親率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
帝以自重議久不决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祖於殿
門
以天興府學爲國子監上親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
以上官坐聽其餘皆立侍圜橋觀者濟濟
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亨嘉僭號
改桂林爲西京封楊國威等爲公侯發兵至梧州執
巡撫瞿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

江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奕楊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照舊巡撫桂林上命楚淮諸王會議廢亨嘉爲庶人幽之别室尋病死顧奕等皆棄市會冊封桂王并封魁楚平粤伯

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爲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上不聽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罷去

上以王期昇爲總憲彭遇颽僉都御史路振飛曾櫻封還内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調非休休之度振飛言遇颽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于激變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

朱盛徵係宗室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責宮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而死十月黃道周見鄭氏偷安殊無經略中原之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鋤耰棘矜以隨其後者名肩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道周之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爲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爲北帥長天禄所執殉節於南京事聞賜

諡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騶自廣東至用爲首輔

賜銀章曰輔佐中興

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鄭芝龍畱守料理兵餉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臺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帝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

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臣下各戴罪

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

海外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

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憸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優爲豈曰能賢遽膺顯擢何以示後上不聽

邵武推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猝返郡夜半出其孥帑知府吳炆煒繼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炆煒倡逃并其平日貪狀炆煒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燔亦以貪酷被劾上方

恨貪官之失民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炆熚㷻皆斬健紋輔臣勳臣以下申救終不能回

馬士英叩闕來朝上數其罪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論

浙江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維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爲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馬

士英使之也

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黃得功營中所獲者非真也上名九卿科道議迎請羣臣曰即真宏光肯經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果偽下獄究之妄人假託以惑衆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

四月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洞蠻最強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某誘之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王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撫圍暫解已而復合彩遂棄

廣信入關撫州復臨永寧王死之洞蠻亦散上聞削
彩爵帶罪立功

闖賊李自成爲通城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闖即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萬上喜告太廟封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賊號一隻虎）自成妻高氏弟賜名高必正號爲忠貞營已因湖南粮不給解者稍稍解（降）去李髙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粮歇馬其部搗旗（改名）

蚊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先壁等
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
泉人察咢其爲人也多言李邁容薦其前知上辟爲軍疏
師所言事多不中鄭彩既敗回咢請自試一戰而踧
逃回
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
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堦前
六月鄉試福省舊額二百一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
邦芑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懋
言凡下第者俱聽覆試中式

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上削其封爵

鄭芝龍爲洪承疇所紿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科臣黃大鵬死之

七月上生元子大赦覃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力言不可上不聽

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

八月仙霞關警報至上即于二十一日啟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二十七日上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曾后后至九龍潭投水上崩於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爲唐王聿釗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上實未死（楊陸榮刻帝與曾后同斬汀州）其從亡之臣賴垓（戊辰進士）熊緯（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士由行人陞給事中從駕汀州被獲于行宮外罵賊而死）其後朱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者云爲僧于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眞僞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思文皇帝（八月）

史臣曰帝英才大略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

之時已思撥亂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礪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泼如也性喜文詞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於唐王位下有嘉歷協銘圖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關遂言其好作聰明自爲張大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而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居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

之忠難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身謀國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蘊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其所長蛟龍受制于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則雖欲成三分之業亦豈可得乎故帝之亡天也勢也

行朝錄卷之二

紹武之立

紹武皇帝諱聿鎮（鎮係英宗廟諱恐悞或云聿鐭）隆武皇帝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唐王以主唐祀閩敗浮海至廣州時大學士丁魁楚瞿式耜已奉桂王諱由榔監國于肇慶隆武大學士蘇觀生從贛入廣故與魁楚有隙以爲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大學士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丙戌十一月癸卯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

初五日王即皇帝位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在改明年爲

紹武元年自舊輔觀生吾騶而外顧元鏡王應華皆
爲東閣大學士以軍國事專屬觀生
陳邦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皇太妃垂簾丁魁楚侍
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
之有以言乎戰外患方殷寧可尋踪譚尚貽笑千古
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遂以其月十八
日桂王即位加邦彥兵科給事中齎詔至廣州邦彥
至而唐王已正位號遂不敢入而以詔致觀生觀生
頗不自安已而桂王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
領兵至三水帝使督師陳際泰非江西陳大士禦之二十九

日戰于城西唐兵大敗佳鼎兵晝夜兼行十二月二日遇唐兵於海口唐兵皆大艦乘東南風發火箭火毬以焚桂舟桂兵登岸淖深三尺人馬陷全軍皆覆林佳鼎中砲死李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唐桂方相持而北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開門降即用兩府印文移廣州報無警觀生泰然不爲備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砦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晝殺人市中懸其腸于官府之門莫敢向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十五日北帥李成棟遂以十七騎

疾趨廣州門者納之

帝方幸學閲射犀臣朝服行禮餓報北兵至觀生曰此妄言爲賊間者斬之既而洶洶猶以爲花山砦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不及集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絶城走洛城里爲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饋食帝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崩觀生過吏科都給事中梁鍙閲計鍙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梁萬爵死之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國者

十六人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而元鏡尤醜

史臣曰唐桂之構外懼方張又生內憂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隆武特達之知其立紹武也與荀息之不食其言可以並稱矣豈僅僅修丁魁楚之隙哉若帝之從容遇難可以追配毅宗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行朝錄卷之三

魯王監國紀年上

監國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王壽鏞崇禎十五年壬午北兵陷兖州自縊死

崇禎十七年甲申二月甲戌王嗣位北變後南下南渡宏光元年四月命移江廣暫住台州

五月十日宏光避位首輔馬士英以皇太后至杭州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爲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旣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亦不足道

可得可歎也哉

時潞王監國（王諱常芳隆慶之孫）劉宗周令分守寧紹台道于穎上疏請急誅馬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尚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具三疏申大義於天下而已亡何潞王降宗周既絕食而死右僉都御史祁彪佳諸生王毓蓍潘集周卜年皆投水死浙東郡縣附降易置官吏

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閭左為馳道執朴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扶攝官建義旗閭中少

年穀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於紹興遵謙少喜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禮閭人屈尚志逃至越遵謙箠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鄖宗曰凡係逃官皆可誅也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時從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者入覺而記其姓啟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亂兆矣此殆會稽守啟通也至是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於寧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投降表肅樂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勇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爲禍揩須以公之兵

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于肅樂出書請于
壇上三賓戟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爲三賓者使之
任餉而止而兵部尚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陳函輝
宋之普柯夏卿共請王出監國
即日移紹興以分守公署爲行在列兵江上分地戍守
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亹孫
嘉績錢肅樂當瓜里
羣臣皆奉表勸進上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
陵後徐議樂推未爲晚也固讓不許
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督師江

上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
之普謝事起章正宸爲左侍郎署吏部事李白春戶
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文都工
部尚書陳函煇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
樂皆督師右僉都御史進方國安鎮東侯封王之仁
武寧侯
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宏光帝曰赦皇帝潞王曰潞閔
王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命姚志卓守分水
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未幾又復轉

抱還戊率以爲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橋司士卒殘破略盡乃還

當是時孫熊建義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讓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隷方王而召募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恭决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力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戶部主事董守諭面奏分餉分地非也當

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覆兵而後給餉覆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朱閣部以五府歸方藩然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為徵勸于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亦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尚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為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北兵至方國安嚴陳以待張國維率步兵接應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北兵大敗追至草橋門

下
隆武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于越張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戮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言上下也熊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知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

十一月進方國安爲荆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封鄭遵謙爲義興伯上勞軍于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各營皆守節制時馬士英阮大鋮竄入方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群臣會議多言士英當誅熊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

不當殺但不能殺耳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
恒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上回越城
以謝三賓爲禮部尚書尋入東閣
鑄大明通寶錢
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其所造監國魯元年
大統歷
魯元年丙戌正月乙酉朔上在紹興
以柯夏卿曹維才爲使奉書閩中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
王

澤清之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于定海國柱
有弓箭手五百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刼之入內行
朝震恐議以伯爵縻之某與孫嘉績裁量畧為勝虜
將軍始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
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
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三月十九日毅宗大祥董守諭請輟朝哭臨三軍縞素
一日從之

北兵決壩放船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王之

仁率水師韉戰乘風碎北船數十隻鄭遵謙獲鐵甲
八百餘副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澉浦城

五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兩督師所將皆奇
零殘卒不能成軍嘉績以其兵盡付某某與王正中
合師三千人兩浙來受約者尚寶司卿朱大定太僕
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查繼佐又數百人附
之渡江剳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步往返北
兵驅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

死不暇矣上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張國維陳函輝余煌王之仁皆死之方國安方逢年馬士英阮大鋮皆降從征福建方馬至半途逆伏誅大鋮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書其姓名屬之南征者懸內院之缺以待大鋮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黨汝禎之子時爲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鋮數等大鋮入謁應奎故作聲色欲斬之大鋮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之書大喜過仙霞嶺見雷縯祚索命墜馬折頸而死朱大典猶守金華不下北兵賦民間耕牛載砲集城下苗頭惟向一處晝夜不絕

聲城崩北騎隨烟而入大典自焚死屠其城自金華
陷而全閩無一矢之拒矣
史臣曰當義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吳楚之氣方
王肯受約束趨死不顧利害竟渡錢塘江此時北
師之席未煖三吳豪傑尋聲而響臻未必不可與
天下爭衡也某嘗與王之仁言 公等不從赭山以
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藎爾兩府以
供十萬之衆即北師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
澌地無類矣之仁韙其言而不能用日與兩督師
爭長短一死不足贖也

行朝録卷之四

魯王監國紀年下

監國魯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浙江兵潰上發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扈上出海授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飄泊外洋保定伯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定海爲叛將張國柱刦去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上入閩

十月丁酉上發舟山

十一月丙寅上次中左所（即廈門）時鄭芝龍方降北令彩執上以降彩不可匿上而以南夷貌類上者服上冠

服居舟中謂守者曰苟事急則縊死以示之北人挾
芝龍去乃已芝龍之子鄭森思文帝賜姓氏曰朱成
功不肯隨父復建義於海上而以中左所爲營然亦
不欲奉上改明年爲隆武三年于是鄭彩奉上改次
長垣以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朔

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在長垣熊汝霖爲相

辛未上禡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

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爲定西侯楊耿爲同安伯鄭
聯爲定遠伯周瑞爲閩安伯周崔芝爲平夷伯阮進
爲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叅謀林籥舞總兵趙牧守之

二月壬申朔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北師救海澄南師退入于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

鄖西王某復建寧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梟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炷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砲箭交下遲明方知其僞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籥舞趙牧皆死之周崔芝兵退保火燒嶴

六月攻漳州南師失利

七月上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

福州敗績

八月丙戌克連江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

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

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

巒通政使司通政使余颺左都御史林嵋吏科給事

中黄岳吏部考功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弟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相公錢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况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

辛未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罵賊而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垐兵部左侍郎林汝翥攻福清兵

敗皆死之塗不避矢石日暮敵衝其營被殺汝翥被
執北人欲降之不屈除夕服金屑死初塗于隆武朝
王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罷
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散兵入山
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上
至而起兵

禮部尚書兼通政司吳鍾巒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
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
下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
卧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

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
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
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閩安鎮
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
彭遇颸故宏光時之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陴立
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
擬每右瑞而右彩彩積恨之已而鄭彩與遵謙交惡
上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琅琦李茂者彩之裨
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上所歸沐熊
逞

鄭兩家籍瑱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舶爲業遵謙强取二舶資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遵謙復不秘其辭也彩乃詐扑部將吳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鴻逵遵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遵謙而難于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廝養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盂黍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嘗笞殺其婢王氏下于獄遵謙以千金出之遵謙死金四姐東纍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沉之

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北帥郭天才來降江西金聲桓遣天才援閩與巡撫佟
養鵰有隙故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嵋自縊興泉守道楊榮緋
衣坐堂上遇害
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之
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鄭正鐵賦絕命詞投水死御史林
逢經亦投水死
長樂陷御史王思服毒妻李氏同死

建寧陷王祁巷戰自焚死

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一十七縣北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州縣皆陷至是僅留寧德福安二城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于劉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故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

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

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上次沙埕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北師前
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北師乃循城十里掘濠樹柵
圍之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爲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
世南等同死者數百人

六月名張名振復建跳所

七月壬戌上次建跳閩地盡陷鄭彩亦遂棄上而去名
振逆之至浙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
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左
副都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

瑛每日朝於水殿而吳鍾巒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
者入學率之見上襴衫巾絛拜起秩秩
壬午北師圍建跳蕩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
動天北師解去
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先初同張國柱王之仁出海黃
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
立戰功不肯鬱鬱居閒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四
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丁酉張名振阮進王朝先共殺黃斌卿建跳之食

阮進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建
跳奔問守官於是合攻舟山斌卿與其二女赴水死
十月己巳上駐蹕舟山
劉沂春還閣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
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舟山
九月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温之三盤以爲
舟山犄角亡何瑞芝有隙上使武陵人胡明中往解
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
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彩大敗泊沙埕具表請

援芝進既怨彩瑞而名振欲結歡於成功反擊破彩之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辛卯正月巳卯朔上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黃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名振與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是時朝先居守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上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上行香兵部郎中恭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人矣

北師會攻行朝松江張天祿出崇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扈上發舟山舟泊道頭

八月辛酉北人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隻戰艦十餘馘十一人而縱之

丙寅天大霧北師悉抵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先是阮進

詣海門議和北欲誘之進以數船脱歸值北帥金礪之舟進以火毬投礪風轉篷脚反擊進面創甚投水北人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勲都督張名揚統兵五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北師千餘

九月丙子城陷北人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涇縣江陵合舟山而三耳思文帝嘗闢涇縣江陰之以守見屠也嘆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三尺之童子亦當哀而敬之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壁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曰吾從亡之

陰

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於孔廟吏部侍郎朱永佑被執北帥令剃髮活之永佑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沾衣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尚書李向中居舟山城外北帥搆得之向中衰絰翔武教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監太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

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扈上至中左所尋居金門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

三月上自去監國號

丁酉三月上在南澳

己亥六月上遣官祭故光祿寺卿陳士京（後聞魯王爲鄭成功沉之海中）

史臣曰上自浙河失守以後雖復郡邑而以海水

爲金湯舟楫爲宮殿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海舶中最苦於水侵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周身穴而下兩人側卧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於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即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譚是故金鰲橘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兹亡國之慘圖之殿壁可以得師矣

行朝錄卷之五

永歷紀年

永歷皇帝諱由榔端王常瀛第二子也神宗之孫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王薨

隆武元年乙酉封上爲桂王其詔有天下者王之天下語福京不守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以二年丙戌十月初九日奉上監國於肇慶府十八日即帝位改明年爲永歷元年以府署爲行在

追崇端王爲端皇帝上太妃尊號王氏曰孝正皇太后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

加丁魁楚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瞿式耜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

時紹武建號于廣州遣兵爭三水式耜署兵部事出禦之總督林佳鼎率舟師輕進敗沒于峽口報至肇慶百官皆逃竄上亦奔梧州皇太后賢明通書史固辭羣臣不欲令其子稱帝至是名科道李用楫程源於未進士江津人等詰責之已知閣部師全諸臣皆伏地請罪奉上再下肇慶然地勢單弱人心震動乃遣靖江伯嚴雲從扈三宮之桂林

十二月十五日北兵破廣州二十五日事聞上駕小舟

艇上西峽

永歷元年丁亥正月癸卯朔上駐蹕梧州知州陸世廉爲上集役夫北浚府江丁魁楚棄上走岑溪大學士李永茂丁丑進士永城人晏日曙壬子舉人新喻人原任承天副使太僕田芳等走博白李周楫先差交趾瞿式耜妾媵衆多逗遛梧江惟左都御史王化澄甲戌進士金溪人原任廣東巡撫戶部尚書吳炳翰林方以智庚辰進士桐城人文選郎中吳貞毓癸未進士宜興人給事中唐鐬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靁洪士彭掌錦衣事馬吉翔扈蹕

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

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動有余龍者故江上盜也萬餘衆出沒甘竹灘廣州之陷建義者多從之其勢益振是月焚北船百餘于東莞遂窺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

三月瞿式耜自梧江至議上幸武岡州而自留守桂林加式耜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

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以智爲僧在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也法名宏智號無可此時入天雪苗耳）

上發桂林以王化澄吳炳典閣務

兵部右侍郎張家玉（癸未進士東莞人）舉人韓如璜建義攻東

莞北令鄭霖開門以應李成棟率水陸師至家玉棄城以舟師屯杜栝邨邨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大赤領縣事

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建義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敗余龍於黃連應房迎戰死之

四月上至武岡州

以嚴起恒爲東閣大學士（辛未進士紹興人 原任蘄州副使）

河南湖廣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數千人來歸悉賜五等爵晉何騰蛟（天啟辛酉舉人 貴州人楚巡撫）總制世襲定興侯駐

衡州堵允錫丁丑進士宜興人巡撫駐長沙聲勢頗振
張家玉使張元營陳瑞圖拜表於上進家玉兵部尚書
提督嶺東軍務右副都御史
北兵破杜㮂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李成棟
圍新安家玉棄城間道走博羅
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萬歷己未探花建義於九江村與
陳邦彥攻廣州不克先是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
楊可觀楊景煒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北
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
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

之弁誅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内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是乎左右曰與坐而死毋寧為戰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予壯大敗于白鷺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村又棄九江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帥師赴之張家王破博羅

八月二十四日北兵逼行在先是楚鎮劉成允用迎鑾功封安國公與中人王坤交關迫脅主上皇太后剌

血駕詔召駐古泥商卯伯侯性入衛侯性時挂古泥口總兵銜目上自武岡踉蹌過古泥宮眷衣食皆乏絕性聞之往來迎駕供給穀辦上及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一切皆備三宮德之乃口授商卯伯後又晉性祥符侯性遣部將謝復榮奉上及三宮斬關出承允引兵追躡相距三里復榮請上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上徒步二十里體重足疲不能前危在頃刻會侯性率兵奄至請上御小轎先發性陣峽口承允引兵去夜宿羅家店上已兩日不食越五日抵古泥晉性祥符侯

李成棟用四姓賊鄭昌等爲導至高明城外殺朱實蓮

傑等觀之養甲問諸公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真忠臣真忠臣又數日而陳邦彦及總兵曹天奇至亦駡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彦事雖不成然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瞿華得以苟安桂林武岡之間者三人之力也

十一月上至象州欲幸南寧爲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復返桂林百官幾欲散去大學士嚴起恒吏部左侍郎吳貞毓以間道扈三宮入南寧

十二月上至桂林靖江王亨歅迎上而泣瞿式耜嚴起恒爲相

賊將郝搖旗降於督師何騰蛟封永城伯賜名永忠避
　北師從衡州奔桂林欲入城式耜拒之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丁酉朔上在桂林
二月二十三日夜郝永忠斬關而入刼上於寢裸體置
之城外細縛百官掠其財貨而去馬吉翔爲上具袍
服襆被而行
三月十日上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馬吉翔兵
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
等七八人耳
柳潯二府爲慶國公陳邦傳所據不貢賦稅行朝資用

乏絕大學士嚴起恒乃署吏部開選于邕城二十四土州檳榔鹽客樂户皆列官籍

四月乙未皇子生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遣洪天擢丁丑進士歙縣人原任湖廣驛鹽道潘曾緯辛未進士漢陽人李綺三人齎奏請駕幸肇慶成棟在北有大功而受佟養甲節制心不能平故所收兩廣印信不下五千顆獨取總督印藏之一愛妾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何口成棟嘗帥松江其孥帑在焉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

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事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逆流以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故與平伯高傑兄子也求援於粵佟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餉八萬兩成棟逼餉彭年故不發由是得以為辭時歲大旱群盜瀰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旦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未有所決成棟故令羣盜偪城下呼聲動天以怵之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乃于榜尾但書甲子

成棟既得此榜而已所出示直書永歷二年養甲見之愕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解辮而以所藏印印表文上之詔封養甲襄平伯兵工二部尚書成棟惠國公袁彭年為

左都御史

金聲桓藏表佛經中亦遣使至聲桓故左良之玉部曲隨良玉子夢庚降附俾守江西督撫以其降將輕之從之取賂不得聲桓私居嘗改胡服督撫因言前朝舊將皆不可用聲桓使人竄之中途得其書置酒召巡撫以書示之即于座間殺巡撫而反詔封聲桓豫

國公兼兵部尚書

遣吳貞毓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使李成棟自两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戊辰進士崑山人爲東閣大學士晏清己未進士黄岡人原廣東水利僉事爲吏部尚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張佐宸文選司郎中黄雲衮行人潘駿觀兵部主事龎天壽掌司禮監曾經出仕僉曰迎鑾游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閒署數間添注幾滿此外更有白劄部劄欽劄欽劄者皇帝用寶劄官不涉吏兵二部下廣之費大略皆出諸此

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李成棟迎于百里外儲黄金千兩

兩白金十萬及綵紵以備賞賚政無巨細受成于成
棟
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
張家玉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增城侯謚
文烈陳邦彥兵部尚書謚忠愍
十月十日佟養甲代祭興陵（端皇帝陵）上令李元允磔之江
中養甲密表於北成棟搜得之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
庾關以外事臣獨任之
當是時朝臣各有黨與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擢

大理寺卿潘曾緯學道李綺成棟觀信三人爲李兵部尚書曹㦤辛未進士歙縣人工部尚書耿獻忠通政使司毛毓祥丁丑進士武進人爲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恒王化澄朱天麟王輔臣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靁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等爲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尚書劉憬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吏部文選司郎中施以敬光祿寺卿陸世廉太僕寺卿馬元禮部儀制司郎中徐世儀爲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郎中吳以

進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太僕寺少卿楊邦翰職
方司郎中唐元楫以廣東人又爲一黨然行朝之權
盡歸於李元允元允本姓賈爲成棟義子以守舍留
肇慶朝士爭趨其門其尤甚者謂之五虎袁彭年爲
虎頭丁時魁爲虎尾蒙正發爲虎矢劉湘客爲虎皮
錢謙益薦宦劉湘客
金堡爲虎牙廣東一省大小官員非奉成
棟咨不得擅除桂林平樂則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
則焦璉爲政潯南思大則陳邦傅爲政而通政司上
疏陳乞職者猶日以千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
四字選司掌銓亦無出選之地徒有空名而已

永歷三年己丑正月庚申朔上在肇慶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陳邦傅故潯梧黍將也冒功封富川伯又以迎駕封思恩侯李成棟反正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曾禹至右副都御史駕過潯州邦傅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上不許許以居潯梧而致賄於誥勅中書張孟光使以守字易居字爲言者追改然邦傅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李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表以故爲成棟所輕兵科給事中金堡承風旨劾之邦傅辯疏皇上蒙塵二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是以臣爲無

兵無將請即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着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傅請即監紀堡又論郝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內閣上方燕語聞變震驚翻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于邦傅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官於李賊發其從來是所深忌耳

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三月七日李成棟何騰蛟敗問至當金聲桓之反正南

都震動乘流而下鮮不克矣乃爲聲桓之謀者以寧
庶人失策于一往使新建伯得制其後故聲桓兵先
贛州贛帥高進庫謂之曰吾不動以待汝汝得南都
則吾以贛下聲桓不聽急攻之久之而各省援師集
於南昌李成棟方欲夾攻贛州聲桓之攻贛者首尾
牽制失利而返高進庫以方勝之師還拒成棟成棟
退走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斷後策馬渡河馬不勝
甲而沉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於亂
兵成棟死而金聲桓亦亡

何騰蛟開府于長沙之湘潭縣湖南北列十三鎮多以

降將爲之時叛時服騰蛟仁愛有餘而雄斷不足諸將跋扈不用命北兵至湘潭不守遂見執被害于大步橋下

詔贈何騰蛟湘中王李成棟寧夏王進李元允車騎將軍封南陽伯

四月孫可望遣龔彝癸未庶吉士永昌人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伏誅其勁旅尚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忠偽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國而奉黔國公沐天波以討定諸夷可望年差長又稍知文墨故位

第一定國以能次之文秀與能奇又次之然實等亭、無統屬已而能奇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以術既兼兩部浸浸欲自大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州不置一守有皮熊者以其軍入之報稱恢復黔省進爵貴國公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於遵義有王祥者為所委任應熊死而祥據遵義亦進爵至忠國公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為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毋為所惑然兩帥接壤時相搆釁亦不能有所效力及滇使至朝廷以為不可不行封賞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

者于是遣武康伯胡執恭以侯爵往封執恭者紹興人私計滇兵强甚且欲自結於孫可望謂春秋之義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乃矯詔封可望爲秦王可望亦知其僞具疏辭金堡蒙正發皆劾執恭罔上朝議大譁然不可但已乃改封荆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琦而可望終兾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之懾服軍威者進修貢獻巳儆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滇

土畧定而北師下沉張先壁侯天爵退師黔境可望遣許世臣詣行在請出師陳義慷慨有爲上言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方可使之盡痒也上從之可望即具疏謝恩

五月四日慈寧皇太后垂簾名何吾騶金堡爲之解釋先是正月堡劾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皇太后恐吾騶不安其位故解之

六月左都御史袁彭年去位彭年生母死不肯丁憂慈寧皇太后以祖制所無不許

七月李賊部曲之降于何騰蛟也李過號一隻虎賜名李赤異

赤心封爲興國公高必正封爲鄖國公營名忠貞騰蛟死爲大學士堵允錫所撫湖南北既失赤心等由郴桂徑趨梧州欲入廣東允錫力主其議李元允曰我輩做韃子時公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廣東乎皇上在此他來何爲允錫語塞而止

八月黃士俊何吾騶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允爲東援瞿式耜爲西援嚴起恒爲內援焦璉爲外援朝政一手握定動輒白簡政府惴惴充位疏未上先商票擬政府置府簿以待之任其改削二輔入直以來殫章盈篋至是罷歸

九月嚴起恒獨相
是年封朱成功爲延平王閩海始用永歷年號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乙卯朔上在肇慶
北兵破南雄七日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
九日上登舟十三日解維李元允留守肇慶
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
戶部尚書吳貞毓詹事府禮部右侍郎郭之竒兵部左
侍郎程源右侍郎萬翺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戶科
右給事中張孝起吏科給事中朱士鯤戶科給事中
李日煒御史朱統鑙王命來陳光允彭佺合疏論袁

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奉旨彭年反正
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五權之顧 廟掌衛事張鳴鳳鞫之
嚴起恆請對于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
刑程源立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
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蓋堡嘗
駁御史呂爾璵奉旨疏有云臣何人也爾璵何人也
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裘志士猶為怏怏顧肆言無
忌也獄具堡邊遠時魁附近各充軍終身湘容正發
徒三年各贖上登位三年至是始見聲色
上憂東事急調鄖國公高必正赴援五月十三日高必

必正與與平侯黨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李元允亦
自肇慶來時嚴起恒已去三帥請手勅往平浪追還
慈寧皇太后垂簾名三帥賜對元允伏地請死曰金
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
此是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事
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
卿元允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
敕書令臣安心辦事乎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等是
好人卿如此忠孝他却謗卿謀反元允曰說臣謀反
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皇上

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皇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孫可望自賜璽書之後儼然親藩體統凡諸章悉曰行營設立護衛曰駕前軍自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曰啟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皆曰國主皮熊在黔畏其相逼遣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書責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銳守則足以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

途寧有救災卹鄰之念以為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
黔摠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綢繆糧糗惟欲與
行在聲息相通何可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秪以一
盟了局為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
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
白文選入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
所屬文武星緻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遊文職加授
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槩行裁革
王祥爲合六七萬分為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
河而大潰走死真州遂下遵義

罷

九月北帥孔有德将攻桂林諸将望風而遁城陷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瞿式耜遺表至云本月五日開國公趙印選傳塘報知嚴關已陷在城衛國公胡一清寧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俱遁城中一空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東泗水過江至臣寓臣謂同敞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正色曰死則俱死耳即於是夜明燈正襟而坐六日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不動忽數騎持弓刀突至執臣與同敞而去時大雨

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行至則孔有德已坐王府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曾出城業已移置別室臣等見有德不拜有德亦不强以温言諭臣等降臣與同敞曰吾二人已辦一死於爾兵未至之前正以死於一室不若死於大庭耳明日被害當被執之時式耜欲入與妾訣同敞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廣州亦先四日爲北師尚可喜所破

上登舟幸潯而陳邦傅叛上初過潯邦傅留之月餘欲挾之以自重至是乃謀劫駕

十二月上舟衝雨而過不及發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

邦傅劫之文武墜水死者董英許玉鳳潘駿觀邦傅
以上鹵簿儋陳營中
十六日上幸潯州戶部侍郎陳圭來迎
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永歷五年辛卯正月乙酉朔上在南寧升殿受賀朝
十日祀太廟
詔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文安之督師經略楚
豫賜上方劒便宜行事
二月孫可望遣滅虜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恩張明恩
張勝等入衛

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
事
張勝殺嚴起恒以吳貞毓爲東閣大學士
三月三宮上田州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爲上駐蹕
四月朔祀太廟
十二日慈寧皇太后馬氏崩於田州廿四日訃聞十七
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于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服月
五月十八日敕鴻臚寺頒以大行慈寧莊翼康聖皇太
后喪憂戚之中不遑視政令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
決政事無行日講該寺即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
至

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上患足疾
七月朔祀太廟十五日中元遣祭祖陵
十八日葬慈寧皇太后于兩江之宋邨山
二十五日陳邦傳引北兵入寇上欲移蹕群臣以兩江
黃茅瘴癘秋甚于夏宜俟霜降後允之
賀九儀出師柳慶
九月梧州來報遷江告急二十八日上登舟
十月初七日上幸新寧
十一月李元允等迎駕請幸防城不許

十二月北師犯遷江逼賓州

五日幸潮灘

七日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禹甸死之

上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負相失將至鎮安會孫可望遣師討皈朝叛夷總兵高文貴黑邪俊狄三品等相率扈蹕

永歷六年壬辰正月癸酉朔上野次三日至皈朝十一日發皈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賓月關十六日至廣南

篠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僻處孤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易之日所以先遣各營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地然界鄰交趾尚恐夷情叵測臣再思惟唯安隆所隸貴州普安州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爲宜上是之蓋可望兩三年內既定滇中又復經營黔土至此已有成緒二十五日上發廣南二十六日次晒利二十七日次童卜次咢貴二十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羊三十日次侄堂二月癸卯朔次呼馬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

屯四日次板橋五日次營沙六日至安隆爲安龍府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賚爾璽書至滇

五月孫可望分道出師李定國下楚征虜將軍馮雙禮

副之劉文秀入蜀討虜將軍王復臣副之以楚地攻

戰尤急選兵俱隸定國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北帥定南王孔有德赴

火死俘其子庭訓及叛將陳邦傅及其子陳師禹戮

邦傅剝其皮（可望殺人剝皮者甚衆）駐軍武岡馮雙禮駐軍寶

慶沅靖屢捷大師可乘勝南下而虞有德之躡其後

於是令武岡諸營出新寧寶慶諸營出祁陽合趨全

州分遣西勝營張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
延大埠頭便道取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之要也
征虜將軍馮雙禮更遣前軍都督高承恩鐵騎前營
王會武安營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
兵八萬先進兵至驛湖猝遇北騎萬餘南師迎戰斬
其驍將李四北師遂奔南師遂薄全州定國統右軍
都督王之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
廖魚標鐵騎左營卜寧合兵十萬繼進聞驛湖捷報
傳令全州曰無急攻懼其奔逸并力于桂林也令未
至而全州已下定國軍過全城令急過無入 馮雙禮

率諸軍亦出城合進是時張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大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砲傳警毋下關須大軍至始戰薄暮聞砲諸軍疑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有德聞驛湖之敗遣衆數萬馳救全州不意南師已營關上會日且暮退去明日北師至關張勝等傳砲大軍蓐食而前戰於關下北師銳甚象僨歸定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北師大潰斬戮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尸遍野追及于大榕江有德急入桂林閉城而守大軍三日而至城下守陴者皆潰大軍援梯畢登定國下令屯城上有德奔入

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毋慮我不死乃囑一媼攜其幼子避曰苟得脫度爲沙彌無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乃有今日耳自縊妻亦縊有德乃放火自刎投火中

方捷書之發自桂林也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殿墀下馬而息僅續卧地不能起探其懷中捷書灌以湯藥久之乃甦于是大宴三日疏請封典始議犒師銀八萬兩已損之六萬已又損之四萬蓋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駕前軍（可望護衛稱駕前軍）皆不發餉前軍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皆生妒心曰此本易殺我

輩獨未得一當耳數日後定國上屢獲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參數捆所報官庫財物估價十一萬餘遂有媒蘖其市恩諸軍者往來使命不絕又多增飾喜怒其間冊封之事行之稍緩

北帥敬謹親王入衡州兵號十萬定國計分其師遣前將軍張虎取辰州北人分兵往救定國身當衡之遇之河上始戰少却北乘勝追奔南人奇兵間道以擣中堅遂殲名王十一月二十三日則又傳是日戰斬敵如屠犬豕手不暇耳篤前軍聞之益輕言北兵不足滅遂議明年春秦王親出師云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卹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輙敗斂軍以奔趨保保寧南師追躡其後惟恐失敵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多不然之至保寧復臣又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不從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號張黑神軍容襍日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襲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值討虜營討虜為潰軍所擾又閻以水勢不復支北人乘勝奮擊之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衆乃曰

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以刀自刎北
皆驚歎以爲烈士文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
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着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
至帝下令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
城功罷其職開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隘或
調征楚省所從者不過百餘人而已
是年李元允往海内招集散亡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堂
所刼械送廣州不屈而死投屍江中
永歷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安龍府
先是孫可望題請封李定國爲西寧郡王兼行軍都招

討馮雙禮爲興國侯奉聖旨所稱封爵事俱宜依議
行於是造設儀衛遣撿討方于寅中書楊惺先賫軍
萬金行有日矣是時訛言繁興有傳李定國滋不悅
者曰吾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主有傳諸營偶語
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年號受禪讓而以處劉文秀
太過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吾等如何
苦捐性命又以殺楊畏知立儀注駕前之奉使者多
恣睢不法而言之者多獲誅從此內外文武咸怨軍
心漸渙不樂爲可望用者衆矣楊畏知者陜人爲楚
雄道好言王霸之畧故爲可望所重及朝行在於南

寧上以孫氏之故相之而孫氏反疑其二心於已歸黔以後所言多不從畏知乃佯狂以示不為孫氏所用又時時醉罵其駕前人可望欲脅之使改命從軍法逆知必有諫者追諫者入而駕前單已提其頭至矣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儀注者武爵隆殺體統可望欲以自大其故時等夷者多怨之曰天下尚未定奈何為此

是月孫可望出師慨然有經畧中原之志其封李定國者諂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晏親奉皇上敕以光寵之而衆益交相

論歎以為此真項羽之剎刻容封賞也至有爲定國慮者曰此僞遊雲夢計耳定國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與劉撫南同起雲南戰功具在一旦註誤輙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之者其不能從者亦咨嗟太息而已

李定國又爲書以謝可望可望不意其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駕前言敵殊易

教親履行間欲大立功以服衆心耳諜知敵屯四路口遂欲襲擊之令于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連延行三日至四路口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覘軍亂還而搏戰南軍已不成列退保嵩口可望亦忿定國既去諸軍有乘是圖之者旣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顧與併力凡長沙所已復府縣給印諸官悉撤回楚事大變矣

八月始有言當招李定國者南寧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定國乃與其下謀起劉文秀文秀聞之畢

騎入黔私見於可望言已無才不願圖富貴可望强
之疏請爲大招討仍容遣之還滇
永歷八年甲午正月壬辰上在安龍府
改雲南省爲雲興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
詔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三月二十六日孫可望殺大學士吳貞毓以下一十八
人内武臣一人内侍二人 上以久不得出與貞毓等謀私以手
勅通李定國令之來時左右前後莫非爲可望耳目
者馬吉翔發其事窮治撰文何人用寶何人奉使何
人上亦震驚者數日

四月劉文秀至黔可望祭旗纛畢執爵授文秀文秀言某仗願皇上洪福國主威畧諸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若某下方誠恐不勝

五月七日孫可望以軍出按沅靖諸營徧觀險隘勞恤軍吏十日而畢

七月擇吉由平越進屯於天柱

永曆九年乙未正月丙戌朔上在安龍府

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蜀王

永曆十年丙申正月庚辰朔上在安龍府

孫可望將謀却駕出降李定國擧兵敗之奉上駐蹕雲

南改爲滇都
永歷十一年丁酉正月甲辰朔上在滇都
講開緬甸爲省以元江土府爲總督不果
永歷十二年戊戌正月戊戌朔上在滇都
遣使齎璽書從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營授張煌
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餘除授有差徐孚
遠隨使入覲由交趾入安龍交趾要其行禮不聽不
得過孚遠遂仍返厦門
十月雲南屬府告急
十二月十五日上發滇都時李定國出禦北師請上隨

路避兵

永曆十三年己亥正月癸巳朔上野次四日駐蹕永昌

閏正月十五日上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官尚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十八日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二十四日途傳兵至嗣三十日次蠻漠

二月壬辰朔次河口水陸分行上以外從舟者六百四十二人從陸者馬九百四十餘匹

十八日上次井梗緬人止之不聽前進

二十四日緬王請大臣問故上遣馬雄飛鄔昌時賫勅書往緬王發神宗敕書對交不同疑其爲僞及見沐

國印公信之葢緬國自萬歷二十二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當是時李定國已遣白文選率兵迎駕至啞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爲緬人隔絕不相聞文選亦拔營而去

三月十七日自沙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啞哇對河離城五六里下營緬人疑其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鄣落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上五日上發井梗七日至啞哇城下次于對河八日駐蹕者梗距城五十里草殿數十間編竹爲城宿衛數百人各官自架

竹木以寓

八月十三日緬王請黔國公沐天波往緬人以八月十五日諸蠻來貢使黔國以臣禮見誇耀於諸蠻

九月十九日緬人貢新穀

十月戊子朔頒歷于緬

永歷十四年庚子正月丁巳朔上在緬甸

上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予上而在上左右者則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

空

到與否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上以答敕付緬人定
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
是時士君子皆散亡所從惟關冗一二輩馬吉翔爲大
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爲脣齒惟恐定國之至于
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
合奏大臣三日不能舉火上怒以皇帝之璽投之吉
翔國泰即椎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
末賢奸利害書上覽一日國泰惡而去之
永曆十五年辛丑正月辛未朔上在緬甸
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賚本至云不

敢建進者恐有害必要緬王送出爲上策數日後距
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請書御史任國璽言上年請
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思出
險而託言講貫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情
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
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
勢如此乃卸肩於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客司主事王祖望各劾翔

泰不省

又傳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與璽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上并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離不敢廢禮今日雖蒙上賜後日將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在哀公何名在不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弑兄自立遣人求賀上不許

七月十九日緬人請喫咒水即盟誓也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緬人盡殺之松滋王某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纓皇親王維恭吏部尚書鄧士廉以下二十四

人緬人又發兵圍行在上幾自縊被殺者甚衆吉王
同妃自縊宮人命婦縊者不下百人盡劫其所有而
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理草殿奉上居之曰此事非關吾
國因汝各營在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十一月十八日上名都督同知鄧凱入宮謂之曰太后
病矣未知骸骨得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
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因我師在彼苦了
多年今又不知作何狀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上移蹕皇太后皇太子同行二更

渡河始知其爲北人也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塵之後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扈至某驛夜半聞上怒罵即殂落之辰也鈕琇記吳三桂縊之貴陽府或曰後同太子絞死雲南城三說未知孰是

史臣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芝龍以黿鼉魚鼈之民而欲使新造之唐魯以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帝當李成棟金聲桓之反正向非高進庫梗之於贛州陸世儀江右紀變稱爲與柯非高進庫也則其勢必合合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定國衡州之捷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歷以來全

戚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筆而問天也